

国家「十五」重点图书

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研究专著系列

下册

夏东元编著

盛宣怀年谱长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国家「十五」重点图书

夏东元编著

盛宣怀年谱长编



2004/4 07

目 录

上 册

前言.....	1
编辑说明.....	1
盛氏三代简表.....	1
盛宣怀年谱长编.....	1
1844 年(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一岁	1
1845 年(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二岁	1
1846 年(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三岁	2
1847 年(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四岁	2
1848 年(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五岁	2
1849 年(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六岁	2
1850 年(道光三十年庚戌)七岁	3
1851 年(咸丰元年辛亥)八岁	3
1852 年(咸丰二年壬子)九岁	3
1853 年(咸丰三年癸丑)十岁	3
1854 年(咸丰四年甲寅)十一岁	4
1855 年(咸丰五年乙卯)十二岁	4
1856 年(咸丰六年丙辰)十三岁	4
1857 年(咸丰七年丁巳)十四岁	5
1858 年(咸丰八年戊午)十五岁	5
1859 年(咸丰九年己未)十六岁	5
1860 年(咸丰十年庚申)十七岁	5
1861 年(咸丰十一年辛酉)十八岁	6
1862 年(同治元年壬戌)十九岁	6

1863 年(同治二年癸亥)二十岁	7
1864 年(同治三年甲子)二十一岁	7
1865 年(同治四年乙丑)二十二岁	7
1866 年(同治五年丙寅)二十三岁	8
1867 年(同治六年丁卯)二十四岁	8
1868 年(同治七年戊辰)二十五岁	9
1869 年(同治八年己巳)二十六岁	9
1870 年(同治九年庚午)二十七岁	9
1871 年(同治十年辛未)二十八岁	11
1872 年(同治十一年壬申)二十九岁	13
1873 年(同治十二年癸酉)三十岁	17
1874 年(同治十三年甲戌)三十一岁	22
1875 年(光绪元年乙亥)三十二岁	28
1876 年(光绪二年丙子)三十三岁	37
1877 年(光绪三年丁丑)三十四岁	53
1878 年(光绪四年戊寅)三十五岁	76
1879 年(光绪五年己卯)三十六岁	90
1880 年(光绪六年庚辰)三十七岁	108
1881 年(光绪七年辛巳)三十八岁	127
1882 年(光绪八年壬午)三十九岁	145
1883 年(光绪九年癸未)四十岁	169
1884 年(光绪十年甲申)四十一岁	190
1885 年(光绪十一年乙酉)四十二岁	224
1886 年(光绪十二年丙戌)四十三岁	257
1887 年(光绪十三年丁亥)四十四岁	270
1888 年(光绪十四年戊子)四十五岁	294
1889 年(光绪十五年己丑)四十六岁	305
1890 年(光绪十六年庚寅)四十七岁	326
1891 年(光绪十七年辛卯)四十八岁	348
1892 年(光绪十八年壬辰)四十九岁	368
1893 年(光绪十九年癸巳)五十岁	396
1894 年(光绪二十年甲午)五十一岁	419
1895 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五十二岁	469

下 册

1896 年(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五十三岁	503
1897 年(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五十四岁	556
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五十五岁	592
1899 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五十六岁	631
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十七岁	663
1901 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五十八岁	711
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五十九岁	741
1903 年(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六十岁	769
1904 年(光绪三十年甲辰)六十一岁	796
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六十二岁	823
1906 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六十三岁	841
1907 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六十四岁	857
1908 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六十五岁	876
1909 年(宣统元年己酉)六十六岁	892
1910 年(宣统二年庚戌)六十七岁	901
1911 年(宣统三年辛亥)六十八岁	918
1912 年(中华民国元年——壬子)六十九岁	942
1913 年(中华民国二年——癸丑)七十岁	963
1914 年(中华民国三年——甲寅)七十一岁	970
1915 年(中华民国四年——乙卯)七十二岁	973
1916 年(中华民国五年——丙辰)七十三岁	974
附录一 谱中重要人物字号、称呼简表	975
附录二 电报韵目代日表	976
后记	977

1896 年(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五十三岁

1月4日(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徐润来函,追述在招商局倒账亏欠原因、过程及自己对商局贡献,请准赎回股票。函录于下。

徐润致盛宣怀沈能虎郑观应函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子枚、杏荪、陶斋仁兄大人阁下:敬启者,窃自同治十二年弟奉委办理招商局以来,即将向做茶业等生意概行停止,以专局务,而免分心,遂为局中招股揽载造船置栈,调度银钱,煞费心力。并将所有己财听凭局中随时移用以资周转,早在诸公洞鉴之中。既而局务亦有端倪,渐臻起色。弟因自买房地产基购置稍多,适值光绪九年中法军务市面大变,弟亦一时力有不逮,暂挪局款以资周转,其时局中所欠钱庄票号之款不下二百[万]两之外,皆系弟之经手。因欲保固局面,不得不将己事先行安排,而致替移局款应急者实亦为公起见,并非专事为私。原期市面稍平,即行归款,不料市面一蹶不振,钱庄收束,各业窘迫,调度银钱更难应手,回思局中公款,未便久借不归,遂向敝族祠堂义学公项名下及各亲友处告借本局轮船股票八百余股,先行抵在局中,即按局本票面每股一百两,如数抵欠,有盈无绌,所有每届应得股息亦归局中收回。曾将告借亲友股票情形陈明函牍在案,嗣被亲友索还股票已历多年,只缘力难筹赎,迁延至今。现在沪市地价渐涨,出售较易,亲友催赎更紧,无可再缓。但地价正在渐涨之始,弟亦不克待价而沽,只得随市陆续售出,以便赎还亲友股票。素荷诸公念弟办理局务不无微劳足录,用敢缕陈颠末,务祈俯察下情,准弟如数备银赎回轮船股票八百八十三股,归还亲友,俾弟稍轻逋负之累,而局中仍以银钱收归,实为公便。专此奉商,候示复,余容面陈,敬请勋祺,不具。愚弟徐润顿首。乙未十一月二十日。(盛档)

1月上旬(十一月下旬) 直督王文韶上奏皇上,称:盛宣怀被参各案查无实据,列举其办电报等事业的功劳,并禀告当今没有这种能人能代其位。奏折节录于下。

王文韶:查复盛宣怀参案折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奉上谕:前有人奏,津海关道盛××招权纳贿,任意妄为各节,当交李秉衡确切查明。兹据查明具奏原参各款,或事出有因,或查无实据,惟总办电报,害则归公,利则归己,复克扣军饷,搜罗股票,平日居官,亦多攀援依附,并请撤去该道电报局总办各折片。盛××所管电报、招商局务关系紧要,接手之人必须才识兼长操守廉洁者方能胜任,着王文韶将各局现在情形详细确查,并酌保熟悉招商等局妥实之员以备任

使，毋稍迁就。……

臣查中国电报之设，始于光绪六年，一切章程皆盛××手定。现在除湖南一省外，西则新疆北则三省，业已到处通行。其事务之纷纭，用人之繁夥，非有精心贯注其间，未易秩然就理。此皆不足论。但就臣到北洋后，目前与各国交涉各事言之，俄国之请塔城与恰克图接线也，又请海线重订约章也；法国之请东兴与芒街接线也，又请思茅与孟阿营接线也，又请中国列入电报公会也；日本之争台湾海线也，又请修复烟台到威海线路也；美国之请淞沪立德律风也。以上各节有总理衙门电咨臣转行盛[宣怀]议办者，有总理衙门径行电飭盛[宣怀]议办者，均非他人所能涉手之事，此盛[宣怀]办理电报局之大概情形也。招商局……

臣维泰西各国由商而富，由富而强，中国仿而行之，二十年来惟电报、招商两局成效已著，而一手经营，虽屡经波折，而卒底于成者盛[宣怀]也。……臣亦岂敢谓盛××之外毫无一人堪以胜任者，惟或则历练未深，或则声望未著，急切求之，实难其选。盖盛××具兼人之才，而于商务洋务，则苦心研究，历试诸艰者已逾二十年，设以二十年前之盛[宣怀]处此，臣亦未敢保其必能接手也。……（盛档）

1月26日（十二月十二日） 致总署李鸿章、王文韶，告以不准洋商使用机器从事制造的理由。电文录于下。

盛宣怀：寄京总署李傅相津王制军十二月十二日

沪道出示总署电议离厂税一节，想系指货未出口之先，在本地行销者。如华厂纱布章程，完一正税转入内地本不再完税厘，赫总税务司谓：华洋厂货必须一律，方免藉口，以后华厂所制各货，完一离厂正税后，运入内地亦必再完半税。华商资本较轻，而求利较厚，势力不敌无论矣。昨有华商来议拟办制造锡箔绸缎各机器，答以此等土物向无洋货侵占，若改用机器，华民素赖手艺养活者，顿失生计，若推而至于种植农具尤无底止，或谓我若不为他族为之则奈何，因思中国生齿浩繁与外洋迥异，即使不夺其农工生计，游民尚虑无以自食其力，倘使百工农妇均以机器代其人力，恐亿兆更无以为生，但已准其任便制造土货，于无可挽回之中可否酌定限制，其外洋应用出口之土货如缫丝等类可准其制造，又中国仿照外洋已经自造之土货如纱布等类亦可准其制造，此外本非外洋需用出口之土货，又非中国已经仿照自造外洋进口之货，概不得在任便制造之列。若再虑其吹求，或声明凡有中国自用之货物，中国不准自己商民用机器制造致夺华民生计者，亦不准洋商制造，此议为保全华民生计起见，不尽关乎商务。（《愚稿》卷88，补遗65，页8~9）

1月31日（十二月十七日） 致电直督王文韶，说与俄国订海线合同要做到：对我不吃亏和各国皆允洽，维护电报权利之心甚切。电文录于下：

寄王夔帅十二月十七日

总署因俄使照催海线合同签押,转饬商办,自当遵照。海线公司利于速订合同,而华线利于停缓,今该公司屡促俄使催议,势不能止,但交来底本,华线吃亏太甚,职道必当竭力据理与彼磋磨,使中国不吃亏,各国皆允洽,方能会拟条款,请示宪台咨明总署核定,再行签押。此事本非急务,彼欲就急中图错,即如俄使原议加价一层,如我轻允,必为各国揶揄,将来华线做至恰克图,利益日扩,即可将电局所获之利,为朝廷推广邮政,一并归诸公家。职道十数年于此事交涉,故必始终不辞劳怨,与各国力争权利所在,乞电总署婉复俄使,谓:已饬盛道筹议,但中国早线与英丹海线,同系公司,不得不听两面商董,互相妥议,而后呈由总署与立有电约各国大臣,酌定办理。《愚稿》卷24,电报1,页7)

2月10日(十二月二十七日) 向总署汇报,为创建卢汉铁路事到上海会见比利时工程师。电文列于下。

[十二月]二十日到沪,比国总工程师约正月初旬可到,届时再督同赴沪汉。《愚稿》卷99,总补遗,页17)

同日 电询北京翁韦斋,极为关心容闳请办天津铁路事。电文列下。

顷闻容闳请办天津铁路,已邀准,确否?速示。《愚稿》卷99,总补遗,页17)

2月12日(十二月二十九日) 代赵竹君拟致张之洞电,谈盛氏自己对纱厂处理的见解和办法。电文列于下。

代赵竹君电稟江督张香帅十二月三十日

今日盛道招集沪商筹议,均以新约准洋商制造,纱厂日多,纱利日薄,不愿领办,盛再三劝导,许以由官另存公款廿万,官本四十万,息可挪后,沪商亦不肯允,拟属沈道能虎与瑞记试商,或由瑞记洋人自行设厂,已付吴熙麟四十万作为存款,机器合同销毁,此亦推出一法,或将纱机四万锭及官本四十万分作八份,由沪道宁道以官力勒令沪甬苏鄂八厂,各领一份,其大引擎锅炉饬令制造局承买,此亦消纳一法,但总不及拨归苏州商务局于事理最合。苏局虽系息借商款,究系官力办到,如同官款。且所订瑞生机器,该行主云,陆[润庠]实尚未画押。以官本四十万合苏款六十万,适成一公厂。可否电吴清帅再切商陆祭酒,最为得体省事。《愚稿》卷24,电报1,页9)

2月13日(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一日) 昨天阴历除夕从上海乘船回苏州度岁,年初一早晨船泊黄渡,在船上书《元旦有感》,说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被弹劾往往波及到他盛宣怀,因而产生“耕钓之思”。感言节录于下。

[盛宣怀]元旦有感

朝鲜为我东藩，俄与日本覬覦久矣！余早言于合肥师相，宜仿瑞士请数大国共同保护……甲午夏，牙山变起仓猝，北洋淮练仅三万人，平壤、九连城两挫已去其半。……虽微言有时略动听，卒不能与气数争，惜哉！和议成，疏弹合肥章已百计，辄波及于余。蒙圣恩屡宽免，矢意当报国，然人心世道终难挽回，且用心孤苦，未老先衰，恐不待抱此忠暍矣！去冬夔帅不准开缺，借差回沪医调。除夕挈昌颐、同颐赴吴门为椿庭谒岁。元旦系舟黄渡，天色晴和，篷窗记此，益以动耕钓之思矣。

2月18日(正月初六日) 江督刘坤一来电说，要仿北洋大学堂章程。电文录于下。

坤又到江南，弥增愧悚。闻公在津新设学堂，章程甚佳，即祈钞示全卷，以便将来仿办是禱。(《愚稿》卷24，电报1，页11)

2月18日(正月初六日) 致署江督张之洞左右手恽莘耘电，对汉阳铁厂华商办还是招洋商办提出自己的见解。电文列于下。

铁政属洋商，力大流弊亦远，属华商，力小收效亦远。吾兄独具卓识，但帅意犹未决，弟忧谗畏讥，曷敢自信，帅到鄂后通筹决策，如无疑义，天稍暖当再亲自赴鄂熟商办法。(《愚稿》卷24，电报1，页12)

2月21日(正月初九日) 江宁恽莘耘来电，说张之洞决意与盛宣怀商办。电文列于下。

江宁恽莘耘来电

尊电已转呈，帅云洋商之弊合同周到即可防范，利却甚大，既多现款又可扩做，惟当今迂谬乖巧之人太多，不用心而好乱说，不办事而好挑眼，实不愿与此辈淘气饶舌，故决意不招洋商矣。今已决计与吾兄商办，但宜趁此闲空之时赴鄂一行，蔡藪若正须回鄂，可相伴一同游览，帅节十七日交替，到鄂须下旬，阁下看毕后正好面商定议免延时日。帅意阁下开缺倘不得请，春暖后恐须回津，非赴鄂亲看不能商办也。特此转达盼复。(《愚稿》卷24，电报1，页12)

同日 复恽莘耘电。电文列于下。

寄恽莘耘

佳电命趁此闲时赴鄂一行，自当遵照，因奉总署飭与俄英丹筹议海陆电线合同，十五后开议，月杪俄使来沪，即须定局，拟送傅相出洋后到鄂一气呵成，只须帅意坚定必当竭力为国家筹计远大。贱恙不宜北地，驾下不合官场，无论铁事办

不办,必请开缺无疑,正如帅言不愿淘气饶舌也。乞代稟。^①(《愚稿》卷24,电报1,页12)

2月23日(正月十一日) 致恽崧耘电,表示送李鸿章出洋后即到鄂,“只须帅意坚定必当竭力为国家筹计远大,决不存丝毫私见”,并认为“惟马鞍山煤矿不敷用,尚须别寻煤矿为难耳”。(《愚稿》卷24,电报1,页13)

2月29日(正月十七日) 从沪上电告王文韶,说招商局拟“删除官督”。电文列于下。

整顿商局,遵俟行文到日酌办,此间正在筹商,删除官督,悉归商办,以顺商情。(《愚稿》卷24,电报1,页13)

同日 王文韶复电,对“删除官督”持异议。电文列于下。

删除官督,悉归商办,适与总署议覆王鹏运折命意相背,俟接阅原奏便知,此论暂从缓议。(《愚稿》卷88,补遗65,页23)

3月2日(正月十九日) 致恽莘耘函,愿尽力为铁厂效劳。函节录于下。

盛宣怀致鄂臬恽崧耘函 正月十九日

……承公以弩劣尚堪重,劝令就道,感帅[指张之洞]与公挚意。无论如何为难,俟二月间傅相起节出洋^②后,即当来鄂稟商勘度,如有一知半解,必尽情倾吐。……拟调开平矿师偕来细勘煤矿。

总之,钢铁非推广非大举不能为功,而推广炼炉非另筹佳煤无可为力。……(盛档,《思惠斋亲笔信稿》)

同日 电王文韶,表示与大北谈判海线合同,决不损失权利。电文列于下。

寄直督王夔帅

去腊仅晤大北公司总董恒宁生,英国董事未到,故恒宁生面订过年再议,现在英董直德由新加坡到沪,正月十九送来合同底稿,华局亦酌拟各款送去,并遵照十二月二十宪札转行总署,钞录俄使照会,已于今日初次会议,该两董于紧要处不肯更动,且说如不能照彼合同各条办理,则不必议,华局断难照允,想不日当再会议也。乞即转电总署。(《愚稿》卷88,补遗65,页25~26)

3月14日(二月初一日) 致王文韶电,表示与大北公司订立合同,决不以损害华电利益为代价。电文列于下。

① 1896年2月10日李鸿章被派赴俄国贺俄皇加冕,并被命前往英、法、德、美亲递国书。电文中“送傅相出洋”即此事。

② 李鸿章于1896年3月27日(二月十四日)离沪赴俄。

寄王夔帅二月初一日

海线公司坚欲加立合同，因恰克图接线在即，虑华局夺彼利益，将以束缚我耳，去年八月喀使面劝立约，告以光绪九年三公司订有合同，尚有八年，期内不应另议，如必欲另议，一则出洋报费不可因此加价，以免各国怨骂，一则上海、福州、厦门、香港四处出洋报费以及该四口互相往来之报费，皆须与中俄旱线报费统作三分公派，喀使谓加价各国不能不允，香港系英属地不应在内，或当设法另补。已详去秋呈送问答之内。此次会议仍以两端为最要，东北原拟向收每字银洋二元者，改收金磅，须合洋三元，是暗加三分之一，今议又欲将总价八法郎克半改收七法郎克，是明减八分之一五，虽明减暗加，只须各国科派平允，尚无所碍，惟香港已设华局，与上海有英丹公司事同一律，且港属英，既可分与丹公司，何不可分与华公司乎，彼既要我港局同价，则港之报费亦应与沪福厦报费归并均分，今海线公司要沪福厦分与彼，而港不分与我，又欲将我港局与彼同价，则彼占便宜太多。昨面议将散时曾放松一语云，如香港出洋报费不分与我，必当如数另筹补我之法，并嘱博来电达喀使。喀复博电谓须劝盛道台，剔除香港必须照此合同，如不妥即在京议，但香港系英属，而俄使何必助英剔除香港，殊不可解。喀请一月后，即向总署商议，意在要成。此系三公司议价之合同，如果准由使臣与总署议定，此端一开，不特电务繁细不胜其劳，且如招商局与怡和、太古各公司时烦议论，各洋商亦必愿请英使径赴总署会议，何堪其扰。查来稿系十三款，去稿拟增六款。二十九仅议两端，如猝就恐不仅吃亏，且贻后患。彼意在必成，似当不惜劳苦，逐节磋商，俾期周妥。乞转达总署备答俄使，并请告俄使，谕令该公司须平心商议，勿事过狠，则华局亦当曲就以副喀意。（《愚稿》卷24，电报1，页15）

3月底(二月) 被刘坤一招赴江宁，商议新政条陈。盛与刘谈“新政条陈”中，曾面陈创办南洋公学事。

4月5日(二月二十三日) 致鄂臬恽崧耘电，警惕洋人窥占铁厂。电文列于下。

致恽崧耘

恽松翁：昨陈季同偕洋人戴马陀来言，法商已奏款派人，即来接办铁政，欲与弟谋，弟答以无权与议。彼等二十二赴鄂，仍与蔡道台[锡勇]筹议。乞探明所议如何，拟候电示，再定行止。宣。漾。密。廿三。（“盛档之四”（一），页735）

4月9日(二月二十七日) 回常州扫墓。

4月16日(三月初四日) 致王文韶电，告以沿长江西上察看商务。电文如下。

寄王夔帅

大东、[大]北屡议未妥，华局已将香港出洋报费全让东、北，但欲将沪、福、厦、港四口相互往来报费并归三公司均分。喀使复电已允，而东、北两公司不允，现已逾喀使原订会议一月之期限。喀知延宕在彼不在我，不致挤逼。宣怀现赴长江一带察看商务，仍留参赞博来、朱宝奎在沪，如[大]东、[大]北再来就议，仍与磋磨，免彼藉口。《愚稿》卷24，电报1，页18)

4月24日(三月十二日) 电川督鹿传霖[字滋轩]，告以通西藏电为“要图极应赶办”。电文列于下。

据电局李守赵令电，奉宪谕：拟造打箭炉官线，通藏要图，极应赶办。约需七号钢线一千二百盘，碗钩八千付，机器十付，以及应用各种料物，若由外洋定购，恐致迟误，拟由上海总局拨交赵令运蜀，悉照原价开单，详请再于总局欠借川款内扣除，以期妥速。乞速电示遵行。《愚稿》卷89，补遗66，页1)

4月27日(三月十五日) 自汉口电直督王文韶：沿江查察招商各分局，今日到汉。鄂厂已糜五百万，但可设法补救。“宣系创始得矿之人，颇愿为之区画”。又向王文韶陈述办铁路的方针：“权自我操，利不外溢，循序而进，克期成功。”电文录于下：

509

寄直督王夔帅三月十五日

在宁谒岷帅，代述傅相所言遇有应举大政，莫如南北洋商同奏请，外合则内亦不拒，勿再请设商务大臣，不明窍要，转致掣肘。岷帅出示疏稿，已请设商务主持卢汉。宣昨接琴川密电，为铁事将交南皮与钧处。商务未定，闻许应鏞一无华股，意在洋股影射，然洋商必欲尽占权利，一国要挟，各国争衡，未见其利，先受其害。朝廷宜鉴及此。路不可缓，宜筹直捷痛快办法：权自我操，利不外溢，循序而进，克期成功。钧处奉旨后，可否飭令与议，藉抒管见。宣沿江查督各局，今日到汉，香帅约观铁政，现方锐意求矿。鄂厂已糜五百万，但可设法补救，宣系创始得矿之人，颇愿为之区画。特恐自用道谋，难竭智虑耳。《愚稿》卷29，电报1，页19)

4月27日(三月十五日) 致川督鹿传霖电，告以通西藏电线“能省即省”。电文节录于下。

寄川督鹿滋帅

打箭炉一段，应用电线、钩碗及必需之要件，遵即转飭赵令领齐速运来蜀兴工，并酌给运费，由川款内拨兑，事关要工，断不稍分畛域。至打报机器，沪厂新造者，与两洋头等机器电力相同，各省已通用三年，从无毛病。凡能自造者免购洋器，意在塞漏，钻地等器川省能否仿造，局中有无可借，已电询王令矣。国用艰

难,总期能省则省。李守如蒙奏派赴藏查办要务,该守忠实明干,当可不负委任。闻藏内满地金沙,上锐意求矿以救穷弱,宪台可否密谕李守留意查察,如兴川藏金矿,富国何难。至纺纱织布如须东运,棉花恐无大利。(《愚稿》卷24,电报1,页18)

4月29日(三月十七日) 致王文韶电,说想承办卢汉铁路的许应鏞、刘鹗、方培垚、吕庆麟均说能招千万股金,其实其背后均为洋人操纵,其患无穷。电文录于下,并将谈此事原委的《王夔帅致张香帅电》全文附于此电之后。

寄直督王夔帅三月十七日

顷香帅交阅谕旨,宣亦将钧电呈阅。香帅谓许、刘皆纰缪,方、吕不知其人,岂有一无名望之人能招千万巨款,闻俱是洋人所为。在沪时,亦有洋商来言,外国银行允认股数千万,包办数十年,许华人挂名总办,饵以重赂,谅此辈皆入此迷途。谕旨既著体督,不得有洋商入股,似系误会四起,皆属华商,若不传到切实询问,严定界限,恐其与人私订合同,含混滋患,不徒担误岁月。香帅拟电咨粤督,转飭认股者赴鄂,或赴津,详加审督,先揭破疑团,方能通筹实事。凡洋人认股,必专权利。一经议款,定有要挟。明日拟赴汉阳看铁厂。(《愚稿》卷89,补遗66,页4~5)

[附件]王夔帅致张香帅电三月十六日

咸一电悉十三日奉寄谕督办军务王大臣奏,遵议司业瑞澂奏。芦汉铁路商办难成,请拨款官办一折,芦汉铁路前经明降谕旨,各省官商有集股在千万两以上者,准其设立公司,自行兴办。兹据该王大臣奏请官办不如商办,上年十月间奉旨后,即有广东在籍道员许应鏞,来京具呈集资承办,当经割飭回粤劝募。现据该员电称,股已集至七百万两,五月初间即可到京。又有广东商人方培垚等、并候补知府刘鹗,监生吕庆麟,均称集有股分千万,先后具呈,各愿承办,请派大员督理等语。芦汉铁路关系重要,提款官办,万不能行,惟有商人承办官为督率,以冀造成。王文韶、张之洞均系本辖之境,即著责成该督等会同办理,道员许应鏞等分派地段,准其自行承认,毋稍掣肘,并著该督等详加体督,不得有洋商入股为要等因。钦此。谨闻。^①(《愚稿》卷89,补遗66,页4~5)

4月30日(三月十八日) 应张之洞之邀,参观汉阳铁厂。

5月8日(三月二十六日) 张之洞致王文韶电,除谈如何处理广东四位商人名为招商实为洋人资本的骗局外,盛赞盛宣怀的能量,和一般官商“不通

^① 此附件《王夔帅致张香帅电》,揭开了广东商人许应鏞等人想用洋股骗取承办卢汉铁路权的内幕。

商情”等六病。斩钉截铁地认为只有盛氏能胜筹办卢汉铁路之任。电文录于下。

鄂督张香帅致直督王夔帅电三月二十六日

十二日寄谕已到。原折注意华商承办,不得以洋商入股。试想粤商四起,各称集股千万,岂华商具此大力耶?有银行具保者,岂外国银行肯保华商千万巨款耶?吕庆麟粘有银行保单,其为银行招洋股无疑;刘鹗无银行作保,其为不正派之洋人招揽洋股无疑。朝廷欲令详加体督,似亦略见及此。又谓:许应鏘等分办地段,准其自行承认,毋稍掣肘,若又信其数千万皆属华股。总之,事既责成直、鄂,必当遵旨,不令洋商入股,以绝无穷后患,关系太巨,万不敢稍有含糊。弟与盛道熟商,官款难拨而注意商办,洋股不准而注意华商,华商无此大力,无此远识,如轮船、电报,初招商股甚难,及见成效,股票原本一百两者群起加数十两争购其票。以此类推,路未成华股必少,路既成华股必多。穷[窃]思利害,莫如仰承意旨。先举商务总办,设立芦汉铁路招商总局,一面招集华股,一面责成商务总办,由商筹借洋债,先行举办,奏明即以芦汉铁路作保,分作二三十年归还,路成招到华股分还洋债,收到车费抵还洋息。厘订官督商办章程,虽借资洋款,雇用洋匠,权利仍在中国,不致喧宾夺主。否则终属空谈,坐延岁月,必不能刻期而成。阁下通达时务,谅有同心。但不揭破粤商认股影射之弊,政府之误信莫解,办事之良策难进,原奏将许应鏘、武勳等发交任用,刘鹗、吕庆麟交查,自应电请督办军务处迅速飭令诸人,即行赴鄂,由鄂赴津。公与弟会同考督面询实在股分是否悉属华商,如何承认分辨自能水落石出。揭破之后,再行会奏真实办法,附拟电稿,即请核定,如无更动,即请由津径发,如有酌改之处,示复商妥后仍由尊处发。尊意不分南北,通力合作,鄙见但求速成,无分畛域,可谓两心相印。昨招盛道来鄂商办铁厂,连日与议芦汉路事,极为透澈。环顾四方,官不通商情,商不顾大局,或知洋务而不明中国政体,或易为洋人所欺,或任事锐而鲜阅历,或敢为欺谩但图包揽而不能践言,皆不足任此事。该道无此六病,若令随同我两人总理此局,承上注下,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拟俟许、武等到后,督出实情,即行会奏。一面飭令该道由津稟承尊旨,入都面谒军务处,凡奏中所不及者,可详细商酌,俾免隔阂,庶可速成。此系预筹大概,尊意然否,祈先密示。《愚稿》卷89,补遗66,页6~8)

511

5月9日(三月二十七日) 致王文韶电,奉张之洞面谕,拟“会同奏派总理”卢汉铁路,极愿“拚数年精力,为中国争一口气”,筑成此路。至于所提的借洋债还是招洋股,决定借洋债绝不能招洋股,以便做到权操诸己。电文录于下。

寄王夔帅三月二十七日

皓电转复香帅后,昨勘厂回鄂。香帅面谕,已将芦汉事电商钧处,并拟会同

奏派总理，以联南北，以联官商。答以高阳属意有人，未便掣越，事权不专，尤恐貽误。香帅谓：我意已决，高阳必为疏通。答以如蒙两帅委任，中无隔阂，再拚数年精力，为中国争一口气，亦所不惜。至所议借洋债与招洋股，大不相同，若芦汉招洋股，鄂、豫、东、直腹地，原不至遽为所割。但此端一开，俄请筑路东三省，英请筑路滇、川、西藏，法请筑路两粤，毗连疆域，初则借路攘利，终必因路割地，后患无穷，是何异揠苗助长。若借款自造，债是洋债路是华路，不要海关抵押，并不作为国债，只须奏明芦汉铁路招商局，准其借用洋款，以路作保，悉由商局承办，分年招股还本，路费还息，便妥。万一商股不足，届时再请将铁路所收旱税作为官股，帮辅还债，不分官商，皆作股分，一律派利，官亦不吃亏。此以后之事。现在朝廷且信路未成即有华股数千万，或不虑路已成无华股还债也。钧座看题透亮，但须预备与督办处说透耳。谨候钧示。（《愚稿》卷 89，补遗 66，页 9~10）

5月10日（三月二十八日） 王文韶复张之洞，称盛宣怀为“济时之彦”。电文列于下。

王夔帅致张香帅电三月二十八日

宥两电均悉。吕、刘先后到津。吕山东人，在京开碓坊一，饭庄一，财东为巨商韦立森，直言不讳，亦殊可笑。刘更渺茫，现均飭赴鄂矣。尊议透辟之至，办理次第，两地具有同心：盛道实济时之彦。上年冒不韪以保全之，正为今日。兹得大力揄扬，此才必有以自见。督办处电稿本日已照发，只中间去吕、刘两名，未加吕、刘已到津，某面询一切，督悉大概，现飭赴鄂数语。大约许、方、吕三人皆有洋东在其身后，洋东皆觊办铁路之人，刘则敢为欺谩但图包揽而已。一经犀照，当毕露真形也。（《愚稿》卷 89，补遗 66，页 10）

同日 王文韶来电，勉励盛宣怀任卢汉路事。电文列于下。

王夔帅来电三月二十八日

芦汉铁路必应办，亦非不能办，惟误信华商集款之易，斯为大谬。然其机已动，便有办法。昨复香帅：当以此事非异人任为言，我弟勉之。原奏内四人，吕、刘已见过，现飭赴鄂，可一望而知。许、方亦必须一见，乃可就题立论也。成都接线事，本日已复奏矣。（《愚稿》卷 89，补遗 66，页 10~11）

5月11日（三月二十九日） 致电京官翁弢甫等，本来赴鄂商办铁厂事，适遇降旨筹办卢汉铁路，张之洞与王文韶两帅属意于己。电文节录于下。

寄北京翁弢甫侍讲斌孙三月二十九日

顷闻香帅电商夔帅以宣稍有阅历，拟会请设立芦汉铁路招商总局，责成总办，微论才力不胜，忧谗畏讥，何堪任重，现在旨意以华商承办，不得洋商入股为

主脑,乃洋人觊造铁路意甚深谲,倘南北干路难绝洋股,有事之秋,彼必守公共例禁运兵械粮食。且此端一开,俄请筑路东三省,英请筑路滇川藏,法请筑两粤,交错疆域。始则借路攘利,终必因路割地,后患无穷,华人易为利诱,初不过代洋人出头招揽,若更与私订合同,揭破之后,亦烦理解。似此谅难迁就。两帅已请飭许武诸人前来体督,再筹切实良法,南北所见已合,如得内外同心,必能仰副商办大意,克期而成。(《愚稿》卷89,补遗66,页11~12)

是年春 禀两江总督刘坤一,筹建南洋公学。捐资于上海徐家汇购买基地,作为公学校址。此即今之上海交通大学原址。^①

5月上旬(三月下旬) 拟订汉阳铁厂《招商章程》呈张之洞。全文录于下。

盛宣怀:招商章程八条三月下旬武昌

窃维为政之道,虽守成易于开创,而理财大要,非慎始无以图终。取道学仕未成,旁及商务,荷蒙不弃,采及葑菲,以充台创办汉阳铁政局,飭令招商承接,遵于三月十八日偕同总办蔡道先到汉阳铁厂,凡出生铁、熟铁、炼钢,均一一亲见,规制井井,体物赅备。仰见宪台擘划运用之苦心,匪伊朝夕。次日至大冶周履山巅,铁苗极旺。又次日至马鞍山,惜马鞍山煤矿出产,不足供一厂之用;并接见德培诸洋匠,详访周谘。通筹全局,就取道愚见,拟请分次第办法,先支持而后开拓。生意之道,不外乎谋销路。侧闻军务处招商开办卢汉总铁路,应需钢轨,价值数千万,此诚绝大机会。宜先奏请转飭该商,如果承办此路,必得用本厂钢轨。本宪台原奏之意,以保中国自有之利。如荷允旨,即责令与本厂订立合同。所有本厂应需焦炭,不拘如何设法筹本采办,漏夜专造铁轨,以应该铁路之用。有此销路,犹之当日招商局之承运漕粮,先得应有之利益,然后徐图开拓。开拓之法,必须先寻煤矿,不独本省诸山,即豫、皖、江南沿江诸山,亦应延请最有名望之矿工,裹粮深入。愚以为中国之大,造物之仁,既有铁山,应有煤矿。果能得有生生不已之佳煤,出铁必旺,出铁旺,则销路愈推愈广。上而造船制械,下而锅镬钉针,无不取资于此,实为利国利民之首务。兹事体大任重,以宪台之精心果力经营数年,几于寝食皆忘。鄙陋如职道,如果冒昧从事,颠覆可知。惟念受知有素,又荷殷殷垂询,敢不略竭愚忱,以备采择。谨拟招商章程八条,伏候钧裁。谨略计开:

一、请官为保护。查开办矿务与寻常商务不同,无论煤铁礞灰诸石,皆取之

^① “春”是根据盛宣怀于1896年10月31日(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请设学堂片》中所说:“本年春间又在上海捐购基地,禀明两江总督臣刘坤一,筹款议建南洋公学。……”(《愚稿》卷1,页11)并无具体日期,盛氏上刘坤一的禀稿和刘坤一的批示均未见。那么,上海交通大学校庆日定于1896年4月8日,是什么依据呢?这是由于南洋公学首先办了师范班,该师范班是中国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于1897年4月8日(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正式开学授课,向前推一年为1896年4月8日,正好与盛宣怀所说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相符。

于山，动与乡民交涉。铁政局虽系已成之局，一经招商，地方营汛，难免歧视。应请通飭地方文武，照旧保护。接办后，即须派洋矿师亲赴各山采访煤矿，穷乡僻壤，一见洋人，即易滋事。非地方营汛尽力保护，视商办与官办无异，鲜不枝节丛生。拟请遇有膜视之处，准商局具禀督宪照例参撤。

一、请招集商股。查泰西各国，凡重大商务，多集公司，纠资于众。兹蒙督宪招商承办，拟请先集资本一百万，每股百两，计一万股，周年官利□厘，以招满百万为度。

一、请开采煤矿。查大冶铁苗虽旺，无论钢铁，非焦炭不成。督宪创办数年，全力经营，尚无取之不尽之煤矿。商办后，必须延请矿师，四路寻采，本省诸山，固须一一履勘，即上至湖南，下沿豫皖江南沿江一带诸山，应请奏明准其开采，以成利国利民之大政。

一、请筹定销路。查商务经营，首贵输转。铁之为用固广，当此朝廷创设卢汉干路，无论官办商办，应请奏明专用汉阳铁厂所出之钢轨。不独保中国自有之利权，亦与督宪原议创办干路、开设铁政之初奏相符。至铁轨价值亦当责成商厂，核计成本，格外克己，不得因奏定居奇，致铁路公司有所借口。

一、请核计成本。查铁厂自购地建厂，并全厂生熟铁钢各炉机器，以及大冶火车、铁道、机器厂，又马鞍山厂屋、挂线路、焦炭炉，又本厂所置拖轮各驳船、江船、码头、铁路，皆系官局成本，应请飭局查照原购价值，分别门类，开具详细清册。并将存积在厂之材料，估计价目，发商承领，即作为官厂成本。俾各商知官帑数目，有所考核。

一、请酌予年限。查铁政本应官办，兹由官招商，原为经久之计，但官办尚无把握，商办亦成效难期。惟商人将本图利，万一得有佳煤，出产日多，销路日广，其时觊觎者众，难保不有以公款亏耗于前，商利坐获于后，危言耸听，群起而攻。应请奏明，如果商办获利，十年以内不得改章，以免观望。

一、请悉照商章。查贸易之道，首在用人，兹蒙改招商办，所有全厂各执事，均由商人选任朴实耐劳之人。如招商、电报各局，虽动与官场交涉，有督办、总办、提调诸名色，而局中章程，一皆商号排场，绝无官气，更无挂名干俸等事。应请准照办理，以杜虚靡而保商本。

一、请明定税章。查中西通例，凡进口一税，转口再完子税，厘金概免。钢铁为中国创办之大政，非减轻成本，无以敌洋产，即不能收应有之利权。应请奏明所有汉阳铁厂运出之钢铁，即于江汉关报完一正税，运至上海。如再转口，再完子税，沿途无论何省，厘金一概邀免，即由本厂刊发运照，呈验放行。

总银钱所：专司银钱总账兼稽察全厂收发，并考查各所旬报、月表诸务，并采办各项应用材料。

支应所：专管华洋薪水、工食；常工、短工、脚价、铁车、轮驳等船辛工饭食以